

COOL女生不用溫柔

周翠◎著

一切都会重新开始……
我会兑现属于我们明天的幸福。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COOL 女生不用温柔/周翠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7.11

ISBN 978-7-5438-5051-4

I. C... II. 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4730 号

责任编辑:张志红
 聂双武

装帧设计:邓莉萍
 曾 好

COOL 女生不用温柔

周 翠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http://www.hnppp.com>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编:410005)

营销部电话:0731-2226732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07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30×960 1/16 印张:14

字数:23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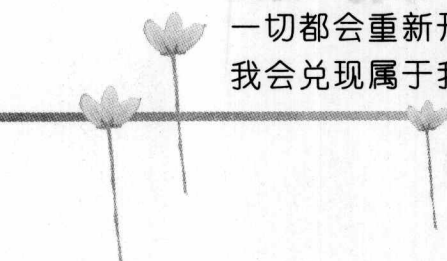
ISBN 978-7-5438-5051-4

定价:20.00 元

cool 女生不用温柔

.....欲开掩重会替时一
厨幸临天即门庭干露愿说会姓

一切都重新开始……
我会兑现属于我们明天的幸福



我站在家乐福门口，手里拿着Kangta最新的音乐专辑，排在如长龙般的队伍中等待着他的签名，心里想那么长的队要排多久才能排到我啊。在我心灰意冷的那一刹那，我抬起头，Kangta面带微笑地站在我面前，温柔地说：“小叶子，我在这等你好久了。”

当俊美的脸庞慢慢向我靠近，我闭上双眼……突然有人叫我。
“死丫头你看都几点了，叫你多少次了还不醒。”

我一睁眼，我哥站在我面前。我东张西望最后来句：“Kangta呢？”

我哥面无表情地说：“Kangta刚刚走！”

“真的啊？”

我哥彻底地无奈了：“天啊，我怎么有你这样的妹妹。”

然后扯着嗓子开始咆哮：“快点给我起床，你自己看看现在都几点了。开学第一天要给老师留个好印象……”

原来是做梦啊，我说呢！

站在市重点中学德阳高中校门口我也没什么感觉。我记得初三快



毕业那会儿，多希望自己考上德阳啊。结果中考成绩出来和人家录取分数线差了200多分，我爸挺无奈的，走后门给学校捐了一笔钱我就这么进来了。

“哟，这不是我媳妇嘛，真是夫嫁妇随啊！我到哪你到哪，真令人感动。眼泪哗哗的。”

我转脸，小次郎推着山地车向我走来。头发染得五颜六色的，跟金刚鹦鹉有一拼。

我指着小次郎一脸泼妇骂街相：“你死王八蛋，再叫我媳妇！看我不把你给活剥了。”

小次郎跷着兰花指：“人家整个暑假没和你见面了，见了面你就骂人家，真伤人家的心。”

我也特煽情地说：“哎哟是吗？人家不是故意的，人家发誓以后再也骂你了，你不要生气了啦，不然人家也会难过的嘛……”

小次郎举起双手，一副投降的样子：“我错了，姐姐，我投降了行吗？咱不这样了好吧！我受不了。”

从小一起长大的，用个肉麻的词也就青梅竹马。

估计我进了班肯定会给同学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别说是我，换了谁，领着这么大一只金刚鹦鹉也足够给人留下印象的。

小次郎长得不丑，勉强称得上帅。一路上不少女生向小次郎以眼神示爱。偏偏小次郎不是低调的主儿，不停地向路边的野花野草抛媚眼。然后一副炫耀地口气对我说：“看到没，小叶子。这叫什么知道吗？这就叫魅力！”

我从小就养成坐窗边的坏习惯，向上看可以看到蔚蓝的天空，向下看能看到养眼的帅哥，多好。进了班，靠窗的位子坐着满满的人，仅剩一个还被长得像沙皮狗的中年大叔坐了。我估计以他的年龄应该是学生家长。我走过去笑眯眯地说：“大叔，您是学生吗？”

他瞪着大眼从上到下打量了我一番：“不是。”

我想你不是学生干吗坐在这跟真的似的，翻着白眼特不爽地说：“那大爷您让下行吗？我要在这坐。”

“沙皮狗”大叔眼睛直直地看着我，我也直直地看着他，眼皮连眨都没眨一下。最后他还是拍拍屁股走人了，一脸不爽的样子。我想不爽你能怎么我，不信还能咬我一口不成。

小次郎连忙蹿了过来：“那老头谁啊？”

“谁知道是谁啊。可能是学生家长吧，瞧他那横劲儿，看得我不爽！”

小次郎拍拍胸：“哦！吓了我一跳。我以为你连中年老妇男都勾引呢。”

说完就跑了。我摸起桌上课本就往他身上砸。小次郎一个转身，课本不偏不倚地砸到那“沙皮狗”的身上。我连忙转过脸去背对着他。怪谁呢，站哪不好你偏站走廊。

同学们都到齐的时候“沙皮狗”不慌不忙地走到讲台上。我的神啊，他不会是老师吧，我不会那么倒霉吧！

“嗯哼，同学们好，首先自我介绍下，我叫徐峰，你们班的班主任。教代数，以后你们叫我徐老师就可以了。现在我点一下名，到的答到。”

我的头始终没抬起来过。

点到我名字的时候我特乖巧地应了声：“到。”

“沙皮狗”一脸坏相地说：“你就叫叶沫沫啊，挺有个性的嘛，看样子我以后得多多地照顾你。”

我也皮笑肉不笑地说：“哪能呀，老师，同学们都是平等的，你怎么能只照顾我一个人呢！同学们会说您偏心的。”

“沙皮狗”压根儿就没理我，点完名，简单地开了个班会，说这周五晚上学校开迎新会。

迎新会开得特没劲，就是唱歌跳舞演奏乐器，不到十分钟看得我都快睡着了。转身和小次郎说话，他死孩子连瞥都不瞥我一眼，正和我们班的文艺委员曹雅妮聊天呢。

曹雅妮是个美人坯子不错，你就是再见色忘义也不能表现得那么明显啊，跟我打个招呼能死了你？

我抬头挺胸走过去很自然地来了句：“见色忘义的白眼狼！”

然后我就走了。他在后面叫，我连理都没理。拉架子装酷，谁不会啊。

走在校园里觉得自己特傻B，当初会为了一个男的跑这儿来。那时想得可真浪漫，放了学两个人漫步在校园里，走累了坐在石凳上谈情说说爱。那小日子过得多好啊。唉！不都说了嘛，计划没有变化

快。

“小叶子。”

佐藤和一伙人走了过来。佐藤是我妈干姊妹老大的小孩。我妈是老三。小次郎他妈是最小的一个，所以我都叫他妈小阿姨。

我站在那装纯：“佐藤哥哥啊，好久不见了。”

“小叶子也来这学校了！我以为自己看错人了呢，怎么自己一个人啊？安泽羽呢？”

说曹操曹操到。小次郎跑到我面前气喘吁吁地：“小叶子你说谁是白眼狼呢，你给我把话说清楚。”

佐藤看着我们俩，感觉跟看戏似的：“你们感情还是那么好啊，真令人羡慕啊！”

“就是啊，你才发现呢！我今天和我老婆闹别扭。”

我指着小次郎：“有种你再说一遍。”

小次郎又重复了一遍，说完撒腿就跑。我说被我追到，今天你就完蛋了！

早上上学的时候见茶几上有张请柬，打开一看，吓我一跳。我忙跑到我妈卧室问请柬上的名字是不是写错了！

“没错啊，你小阿姨要结婚了，小羽没和你说吗？”我妈跟没事人似的。

“没有，小阿姨什么时候找的对象我怎么不知道，长得怎么样？”

“什么事还非得让你知道啊，长得还不错，家里挺有钱的，工程师。”

刚进班就见安泽羽位上围了一窝女生，我当什么事呢，也跟着挤了过去，小次郎整张脸上该青的地儿都青了，该紫的地儿也都紫了，额头正上方还被我的爪子抓出三条痕子。

曹雅妮也跟着挤了过来，看小次郎这副样子特矫情地说：“天，你的脸怎么弄的？这可怎么办了，有没有去看医生？哪路妖精这么不道德把你打成这样！”

我瞪着曹雅妮：“你管哪路妖精打的呢，小心祸从口出。对自己说的话可要负责任的。”

曹雅妮说话冲得要命：“我说什么关你什么事，你也小心祸从口

出，哼！”

我刚想发火，小次郎把我给拦着了：“吵什么吵啊，曹雅妮你说话也注意点，脸上的伤是我妈打的好不好！”

曹雅妮态度立马360°大转变，像只温顺的小绵羊似的。我想你再怎么花痴见帅哥也用不着这样吧。

“哎哟是的吗？那可不要怪我说你了，一定是你不听话你妈妈才会打你的对不对？”

我在旁边煽风点火：“就是啊，我也听说了，打你的那位阿姨，一定美丽善良又可爱，你要是不犯错误，给她打她都不会打的，对不对？”

小次郎苦着一张脸：“是啊，真是美丽善良又可爱。”

我拍拍小次郎的肩：“看你伤成这样作为好朋友的我也蛮心疼的，那样吧，我中午放次血请你吃饭。不要说谢谢我的话哦，不然我会不好意思的。”说完就扔给他一个大大的微笑。

从厕所出来的时候门口站了三女的，曹雅妮站在中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拽了拽衣服，瞟都不瞟她一眼就走了。我不信在走廊上她能怎么着我。

曹雅妮见我不买她的账，从她身边过去时她叫了一句：“叶沫沫。”

我瞥了她一眼说：“有事啊。”

她特高傲地在我面前绕了一圈又一圈，也特不屑地说：“你挺牛B啊，早上那样说我。”

她说这话可把我给逗乐了：“你算什么东西，我给你赔礼道歉？哪凉快你哪儿玩去！”

这年头可真够笑人的，估计说给朋友听，朋友准会来一句：“乖乖，你叶沫沫不挺能干的么！还是风水轮流转一到德阳就显不出你来了？”

曹雅妮长得漂亮，估计像她这样的女生以前在学校是被宠过来的，受不了一点儿委屈。可以理解，不和她计较。谁还没犯过错呀。

学校斜对面有家叫甜蜜蜜的快餐店，菜炒得特好吃。刚进店里小次郎对服务小姐说：“拿张大纸来我点菜。”

笑咪咪地看着我：“那我就不客气啦。”



我特豪迈地说：“你想吃什么就点什么，还跟我客气呀，咱俩谁跟谁啊。”心里想还不客气呢，你什么时候跟我客气过？

小次郎还真像不要钱似的点了满满一大桌的菜。

我夹块鸡肉放在小次郎嘴里：“来，张嘴……真乖。多吃点，我昨天打你的时候手差点给弄骨折了。估计我打你一下，我比你都疼。”

小次郎一脸不爽地说：“你还好意思说呢，曹雅妮说得不错，你就是一妖精，而且是爪子长的白骨精……这样比喻也不恰当，人家白骨精多白多瘦啊。”

我刚想抬手打他，想了想算了，那么俊的孩子脸上再被我抓几道，我心里也过意不去呀。用我妈的话说，就是我这人比较善良。

看在你早上叫我妈的分上我饶你一回：“噢，对了，你妈看没看到你脸上的伤啊？”

小次郎表情挺夸张的：“废话，那么深的痕子还能看不到吗！我妈又不是瞎子。我妈还问我脸是怎么弄的？我说昨天晚上放学天特黑，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一只母狗追着我咬，最后就成这样了。我妈还特正经地来一句：还要不要打狂犬疫苗啊！”

我把脸伸向他时，吓他一跳。我忙说你别怕，我不打你，那个……小阿姨……是不是十一结婚啊？

小次郎低下头喝水，我感觉他是怕我看到他瞬间的难过。他说嗯。我说你没反对？

小次郎冷笑：“我有什么权利反对啊，再说了，我天天上学，我妈一个人在家也挺寂寞的。结了婚也许能好点。”

我看着小次郎，觉得他真的长大了。还记得小的时候，小阿姨只要提到结婚两个字，小次郎不是哭着闹个不停就是离家出走。

“等我妈结婚我们就搬家了，搬到我妈老公家里去，离你家挺近的，那样的话以后上学就能天天去接你了。”

我忙挥手说你可别。六年级那会我妈在小阿姨家打麻将，我那时作业没写完，被老师留在学校补作业。那时还没跟着小次郎学坏，乖乖地留在学校补作业，小阿姨让小次郎来学校接我。小次郎那时比较能，六年级就会骑摩托车，不过是小踏板。跟自个儿怪能蛋似的还单手骑，谁知对面跑来一条大狼狗，追着小次郎后面猛叫，小次郎从小就怕狗，小阿姨说是小次郎上幼儿园时被狗咬怕了。可能是小次郎一时激动吧，带着我就往墙上撞。那次是我第一次因为疼而哭了整整两



个多小时，其实那会儿也没什么事，摔倒的时候是趴在小次郎身上的，倒是他，活生生的在医院躺了一星期，左胳膊骨折。

结账的时候，我在我包里翻了十来遍，就是找不到钱包。小次郎说：“姐姐，你别说你没带钱包。”

我嘿嘿地站那笑，一脸不好意思：“确实啊，反正不能吃人家霸王餐吧，咱们可都是良好市民。哪是干那事的人啊。”

回学校的路上小次郎不停地嘟囔：“我说你丫怎么那么好心呢，请我吃饭？我以为你看我被你打成这个样子良心发现呢，原来这一切都是你设计好的骗局，像你这样的妖精专门欺压像我这样的善良老百姓。”

平时在同学面前我都叫班主任“沙皮狗”，全班同学也都跟着叫，最后被曹雅妮给告了，站在班门口特嚣张地说：“叶沫沫同学，“沙皮狗”老师有请。”

我本来挺生气的，但最后我还是笑了，曹雅妮也真够倒霉的，在叫“沙皮狗”老师的那一刹那刚好“沙皮狗”站在她后面。

曹雅妮结结巴巴地说：“老……老师，你怎么来了。”

“沙皮狗”黑着脸说：“我笔记本忘在教室了，叶沫沫你不用去办公室了，曹雅妮，你跟我过来。”

他们走后全班同学都差点笑岔气。一小时后曹雅妮回教室时泪眼婆娑的，眼睛肿得跟核桃似的。从我身边过去时说：“叶沫沫你给我等着。”

我嬉皮笑脸地说：“我好怕怕啊。哈哈。”

第三节课上完的时候曹雅妮给我写了张纸条：有种下课和我去操场。

跟着她到操场的时候看到看台上站了一大伙人，几乎全是男的。果然不出我所料，长得有点姿色的女的就喜欢找色狼帮忙。

走到看台下面我停下了，曹雅妮特鄙视地说：“怎么，不敢上去了？”

“切，我叶沫沫长这么大还没有什么不敢的，你让我上去我就上去吗？你算什么东西。有种的就让他们下来。”

曹雅妮“哼”了一声上去了。接着下来一个男的。长得……真

帅，真有男人味。我发誓他要不是曹雅妮那伙的我肯定追他，曹雅妮跟受了多大委屈似的：“哥哥，就是她欺负我，在班里还经常找我麻烦。”

被她叫哥哥的男的真帅，又帅又酷，牛仔裤，白色运动鞋，黑色T-shirt，纯黑色的头发，嘴里叼着烟。比我高半头。估计有1米80多。居高临下地看着我说：“你叫什么名字？”

啊……人长得帅说话声音也那么性感。

虽然我内心被他的相貌给折服了，但表面上总不能跟个花痴似的吧，那多丢人。我叶沫沫以前在上初中那会儿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啊。

我斜眼藐视他说：“我叫什么关你什么事。”

接着佐藤哥哥下来了：“我妹，真的是你啊！刚听这丫头说有个叫叶什么的找她麻烦，也没听到是谁的名字，我猜可能是你，没想到还真的是你，你说你来这学校才几天啊就惹事，三姨要知道了估计能气得岔气儿。”

我嘿嘿地笑着没说话。

曹雅妮张着她那可爱的樱桃小嘴：“啊？哥哥你认识她？”

我面前那帅哥说：“佐藤你认识？”

佐藤揽着我：“她是我小干妹，叫叶沫沫。”然后和那帅哥介绍说：“她就是那个和安泽羽从小玩到大的青梅竹马。”然后给我介绍：“他叫姜岛允。安泽羽的哥哥。”

我瞪着眼睛问他什么意思。

佐藤拍着我的脑袋：“笨蛋，小阿姨就是和他爸爸结婚的。”

我差点晕死过去，怎么巧事都让我给遇上了。

面对这么一个帅哥我真的不知该如何是好。找不出话题，想了半天和佐藤来句：“我饿了。”

我们走后就剩曹雅妮一个人跟傻帽似的站在原地和一个男的皮笑肉不笑地说话。

十一学校放了7天假。小阿姨结婚的前一天，我和我妈在小阿姨家玩，小阿姨偏要让我做伴娘，我誓死不屈。我说伴娘都是四五岁小孩子做的，我才不呢。小阿姨悄悄地问我小羽没事吧。

“阿姨你放心，他没事。有事我负责，小阿姨结婚……安泽羽也很高兴呢。”

“他要是不开心你就安慰安慰他，他最听你的话了。”

“知道啦，你别担心，他一定没事。”

接着小次郎一脚把小阿姨房间门给踢开了，吓我一跳。我说你又犯病啦！小次郎走过来掐着我的脖子：“是不是你把我冰箱里的哈根达斯给吃完了？”

我咳嗽着，“你先放开我，要死了！咱俩的感情难道还比不上了一支冰淇淋吗？”我一脸难过地说。

小次郎气得满脸通红：“你少和我来这套。只要你一来我家肯定没好事。”

我跳起来说：“你怎么好意思说呢，你到我家有好事啊？我家小样的右眼是不是你给涂黑的，多漂亮的一只狗被你那么一涂那有狗样吗。简直和你是一个档次上的丑……吃你根冰淇淋怎么了？没把你冰箱抱走就是给你面子。”

小次郎气得手都抖了……

你抖也没办法，反正我不能把哈根达斯给你吐出来。

小阿姨的婚礼比较奢侈。饭店的一二三层楼全被包了下来。

我突然想到了那个叫姜岛允的帅哥。我问小次郎认不认识姜岛允。

小次郎斜了我一眼：“认识啊，和他关系不错呢。”

“真的假的？”

“我骗你干嘛。他早上开车去烟草局拿烟去了，还打电话问我去不去呢。怎么？你认识？”

不对啊，在我的想象里，小次郎应该和姜岛允是死对头。不该这样啊。

“那他对你是不是像灰姑娘后妈的小孩对灰姑娘一样恶毒？”

小次郎推了我一把：“你以为人人都像你一样变态啊，他对我蛮好的。”

小阿姨让小次郎和我先去饭店。我一脸不公地说：“才9点多，去那么早干吗？”

“你们两人先去饭店门口接客。”

我惊讶地说：“接客？”

我妈拉架子要打我：“你别没事找事啊，你们在饭店门口迎接客



人。”

我贼笑着说：“那红包是不是我们收？”

“你想得美。饭店里有专门收红包的人，钱要到你们手里那还能见影啊。”

我和小次郎到饭店的时候一个人影都没见到。饭店布置得真漂亮，红地毯上全部撒的玫瑰花。我说等我结婚我也要撒红玫瑰。小次郎说：“给你洒野菊花就给你面子了。”

结果我和小次郎在饭店站了一个多小时才来人。

姜岛允从车上下来时提了四大包烟。我估计那一个包里至少也得有十几条烟。小次郎拉着我去帮忙。我过去的时候他说不用了，自己拿得动。然后就进去了，我想那位小姨夫真有钱，那可都是苏烟。

我拉着小次郎说：“看到吗！瞧人家休闲西装穿的多帅啊。要是到你身上一定变味了。”

小次郎“切”了一声：“我傻啊！大热天的穿西装。”

小姨夫把小阿姨接到饭店的时候真有架势，我估摸着有钱人结婚才有这样长的车队。小姨夫长得挺帅，和姜岛允挺像的。看起来比他稳重，比他成熟。

我妈跟着过去的时候被我拉住了：“妈，你可爱的女儿腿马上就要累废了，你听听，肚子里蛔虫咕嘟咕嘟地叫呢。”

“进去吧。拉两个服务员过来就行了，就你们俩这德行，简直俩痞子……好了，你们先进去，这交给我就行。”

我妈话还没说完我和小次郎就蹿了。进饭店我问小次郎咱俩人坐哪儿啊？小次郎说能坐二楼就不坐三楼，能坐一楼就不坐二楼。我问他为什么啊？

小次郎说：“就你这体积，我怕你把人家楼板给压塌了，赔人家饭店钱是小事，出人命可是大事！”

说完刚想跑就被我给逮着了，我扭着小次郎的后背：“还想跑啊，死王八蛋，这是第一次，要是再有第二次的话我就把你给废了，然后煮成红烧肉给我家小样当晚餐。”

我其实也不胖啊。1.65米的个子107斤的体重够标准的了。臭不要脸的小次郎整天想点子糟蹋我。

“你们怎么在这啊，快上楼吧，都开始用餐了。我爸让我来叫你



们的。”

我转脸看见说话的是姜岛允，就很温柔地说：“嗯，这就上去。你先上去吧，我们这就到。”

姜岛允转过脸刚想走被小次郎给叫住了：“等等，咱们一起走吧，我估计你要先走了我就没命了。”

姜岛允莫名其妙地往这边看看。我立马松开了手，“小次郎啊，你衣服是不是放在柜子里时间长了，我给你掸掸。你看这皱的！”

小次郎忙摆手：“你可别，怎能劳您大驾呢。我自个儿来就行了。您先上去。”

吃完饭我们没直接回家，小阿姨让姜岛允带我去他们新家看看，认个门，以后常去玩。

是姜岛允开车载我们去的。在阳光别墅，离我家确实挺近的。走路撑死10分钟就到了。他们家很漂亮，挺大的。姜岛允满脸不解：“你为什么叫安泽羽小次郎？”

我说没什么，就是叫着玩的。

小次郎在那儿辩解：“你听她胡扯，你不知道她丫有多蠢，这话还是好听的，换句话说简直是变态。小时候在她家玩，电视里正放着《宠物小精灵》，她扎着马尾巴和武藏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就连性格也一模一样的。我说她长得像武藏她反过来说我像小次郎，而且只能她说我是小次郎。我要是说她像武藏她就打我，打完我就自己趴在地上哭。你不知道，她丫小时候不哭还好，一哭就是两三个小时。”

姜岛允笑着说：“你们俩真有意思。”

接着我的手机就响了，我看着手机上的来电显示顿时慌了手脚，不知道是接好还是不接好。

手机响了很多声我都没接。小次郎把电话拿过去，说搞什么啊，你不接我接。看了上面的来电显示又扔给了我。

我按了接听键问韩叙有事吗？

“你来德阳那么长时间怎么不去找我。”

“我忘了，再说没那个必要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曹雅妮和你一班吧，我新追的女朋友。你帮我罩着点，改天我请你吃饭。”

“你女朋友那么能干，还要我罩着吗？”说完我就挂了，气得我够呛，接着就关机了。

就因为这事郁闷了我一整天。小次郎问他和我说什么。我说没什么，就是些问候语。

小次郎笑：“就一些问候语能把你问成这样，那他本事可真够大的，你肚子里那些花花肠子我能不知道，一定有什么事。”

“也没什么，就是他现在和曹雅妮好了，可能不知道我和曹雅妮有过节，让我帮忙在班里面罩着她，别让她被欺负。”

小次郎听我说完差点跳起来，我以为他替我生气呢，白白感动了：“哼，那个王八蛋敢抢我的女朋友。”

趁他们两人不注意的时候我自己回家了。心里面挺难受的，有句歌词怎么说的来着，回忆还没黑白，就已置身事外。承诺还没说出来，关系已不在。我和韩叙就是这样的。我和他分手那会儿说，分手后咱还是朋友，有什么事要我帮忙你就直说，别不好意思。

没想到他还真挺不客气的。我朋友说，第一次分手总是很难过，但分着分着就不怎么难过了，再分着分着就成习惯了。

我和韩叙分手也有三个多月了吧。我到现在还挺喜欢他的。小次郎和我说，你想忘记一个人最好的办法那就是爱上另外一个人。

有时候小次郎的话不是没道理的，爱上一个人，忘记一个人！

回了家我就把我的日记给烧了，上面全部记载着我和韩叙种种的种种。那些甜蜜那些回忆不起的回忆也都在这里。我小学毕业以来都没怎么哭过。那会儿是六年级的时候，因为一个棒棒糖我和小次郎打起来了，他六年级时都已经比我高半头了，而且是个男生。我成功地被他打哭了。那时小阿姨说了，女孩一年只能哭12次，超过12次影子会湿的。

我想三年来的眼泪全被韩叙给补回来了。其实分手之后我还把日记本当宝贝似的，晚上睡觉的时候总会打开看看。难过的时候看着看着就哭了。我总是以为韩叙有一天会回到我身边，但现在想想这一切只是一场梦而已，梦醒了我也不要那么执迷不悟了，我叶沫沫不是那种拿得起放不下的人。我会忘记过去，我会爱上另外的一个人！

小阿姨和小姨夫要去度蜜月，我和小次郎掺和着也要跟着去，新婚的人没有喜欢带电灯泡的。小姨夫说：“我给你们钱，想去哪？你们自己去，你们不是放7天假吗，正好可以好好玩玩，行吗？”

小次郎说听我的。本来我不想同意的，我活那么大还没出过国呢，多好一次机会啊。但因为某些原因我还是答应了。

我回家和我妈说我要和他们出去旅游，我妈也同意了。我喜得屁颠屁颠地准备收拾东西时我哥在我妈面前掺和两句，我哥说：“妈你真让她去啊？她一个小女孩和两个男生出去玩你也不怕出事。”

我妈有点犹豫了，说：“你哥说得有道理，你要是想去哪玩让你爸带你去咯，跟两个男生出去过夜的确不怎么合情合理。”

我现在恨不得变成隐形人拿着菜刀把我哥给捅得半身不遂。想归想，我哥是那种吃软不吃硬的人。我跑到我哥跟前说：“我给你充两张游戏点卡，外加给你带纪念品。只要我买什么东西一定也有你一份。”

除非不张嘴，只要我嘴一张那我哥肯定晕，不到两分钟时间我就高兴得不得了，拉着我要跟我击掌成交。

然后我哥马上对我妈说：“其实也没什么，小羽和她一起长大的又不可能让她出什么事，您还信不过小羽嘛，再说了，你不让她出去玩，她一定又吵吵闹闹的然后生气不理人。她走了也好，让家里清静些。也让小样过两天好日子，省得被她天天折磨得要死要活的。”

我妈一头雾水也不知道我哥到底想什么。

第二天他们开车来接我。我问去哪。小次郎说去上海，我说去那干吗。小次郎说去看网友。我说你死去吧，还见网友呢，你就不怕把人家给吓死，咱造的孽还不多吗！

最后我还是没争过他，车开了大半天到上海，我们是中午12点离开的，晚上快8点到的，还没进宾馆开房间的时候我就在那想美事，现在正是旅游高峰时期，宾馆差不多都没房间了，撑死也就剩个一间两间的。我和姜岛允一间，小次郎守在门口当门神！

姜岛允问小姐有没有空房间，那服务小姐很有礼貌地笑着说：“有，请问先生要几间？”

一句话，彻底粉碎了我的念头。我记得我的门牌号是1101，小次郎的是1103，姜岛允的是1104。我洗完澡怎么也睡不着，估计是晚上吃多了撑的。我想，一定要在今晚和姜岛允混熟。然后我跑到1104门口，深呼吸了一口气，打开门刚走进去就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以为是小次郎的房间。原来是你啊。”

我看没动静，抬起头，小次郎转脸说：“你有病啊！”

!!!!!!!!!!!!

